开栏的话

为了更好地搭建六安老年大学与党委、政府及人民群众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和平台，及时全面反映我市老年教育工作成效，进一步扩大老年教育社会影响力，六安老年大学和皖西日报社联合开设《六安老年教育》专栏。

专栏围绕贯彻落实国家、省和市对老年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创新打造品牌、提升服务水平、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果，进行全媒体宣传；对老年教育系统中涌现的优秀典型、先进经验等进行实时报道；展示师生优秀作品；交流健康保健、教育后代的心得体会，等等，体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弘扬正能量，营造好老年人的精神家园，构建和谐幸福六安。

老有所学 夕阳晚情

——我市老年教育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宋金婷

阳光温暖的日子里，蓝天白云下，市区一些公园广场里，三五个老年文艺团队正在排练节目，或翩翩起舞，或吹拉弹唱。他们意气风发，劲头十足，准备在各种文艺比赛上展示风采，拨得头筹。

这样的场景，是我市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随着我市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从政府组织机构到民间企业团体，多方施策令老龄事业和产业加速发展，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全市老年教育工作更是围绕中心，趁势而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

硬件升级强阵地

硬件建设进一步改善。六安老年大学现有校园占地15亩、建筑面积10600平方米，在市委、市政府高度关心下，规划用地40.02亩、建筑面积37543.69平方米、总投资约1.94亿元的新校区已于2020年6月开工建设；霍邱县老年大学在原有4600平方米的校舍基础上，又争取到14亩土地拟建综合楼；舒城县、金安区和裕安区新校投入使用；叶集区老年大学调整到一小的校舍办学；霍山县、金寨县在争取扩建或新建。

软件优化增实力

软件建设进一步优化。六安老年大学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两名参公编制，干休所现有一名正科级干部连人带编带职数划入。各县区均在老干部服务中心下设老年大学办公室，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将办学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并根据老年教育事业发展逐年增加。

同时，老年教育的组织架构进一步完善。各县区进一步健全老教委、老年大学领导班子，明确1名老同志任常务副主任，充实老教委班子成员，及时配齐配强老年大学（学校）领导班子，明确分工，有效运转。

教学质量和入学率进一步提升。近年来，各级老年大学（学校）始终坚持政治立校，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学实践中，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各级老年大学（学校）积极从有关院校和社会各界专业拔尖人士中聘用教师；开设、传承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结合各校实际制订教学大纲，按初级、中级、提高、研修班设置不同学制；大力培育精品专业、精品课程，教学质量得到较大提升。

随着各级老年大学（学校）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提升，对社会老年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老年学员入学率大幅上升。据统计，截止2020年底，全市各级办学机构数量近2000所，学员人数达14万多，在校学员超全部老年人口的13%。

提质增量绘蓝图

国家《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要把老年教育的增量放在基层和农村。经过多年努力，我市老年教育工作基本上建立了市-县（区）-乡镇（街）-村（社区）四级办学网络。总体上看，市、县（区）两级发展比较好，但乡镇（街）和村（社区）两级发展还不平衡。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市将把老年教育的增量重点放在基层，夯实乡镇（街）村（社区）基层老年教育，切实加强支持和督促指导。

市老教委建立联系基层老年教育制度，县（区）老教委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老年教育上，注重对乡镇（街）老年学校的督查和指导，加大密度和强度，逐个乡镇解决问题。乡镇（街）学校利用现有条件，充分整合相关平台媒介的优质资源，大力发展老年远程教育，提高农村老年人接受教育的覆盖面。

同时，切实发挥示范校的辐射引领作用。目前，全市共有示范校26所，其中国家级示范校2所；省级示范校：县区5所、乡镇（街）19所。倡导“基层老年教育学舒城，老年大学学霍邱”，向榜样聚焦、向标杆看齐，努力推动全市老年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六安老年大学校长程世龙一行在六安市委老干部局相关领导陪同下前往裕安区西河口乡落地岗村开展春节扶贫、走访慰问活动，给20户脱贫户、生活困难家庭和困难老党员送去米、油、春联等慰问品以及慰问金，并与他们促膝交谈，详细询问了解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生产生活和收入等情况，提前表达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汪静 摄

六安老年大学新校区建设正按施工进度有序推进，地下工程已完成三分之二，多功能楼一层框架已建成。 葛勇 摄

5G智慧赋能网上教学开新篇

本报讯（张宜 时雅）2020年学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下教学秩序被打断。为解决因疫情不能正常开学和广大老年学员求知求学强烈需求之间的矛盾，六安老年大学按照上级要求，在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精心组织，创新开展多种网上教学模式。

一是开设手机微信课堂。由学校教师根据教学计划安排，按时录制教学视频发至班级微信群中供大家观看学习。二是开设网上直播教学。学校加入全国老年大学5G智慧校园系统，携手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网上老年大学”平台开设六安老年大学网上直播课堂。三是推荐共享网上开放学习资源。对国家网上老年大学和省老年远程开放大学已经录制的视频课程且与本校开设相同课程的制作一个推荐目录，引导广大学员上网自学。四是开办网上辅导班。部分班级由老师将制作好的多媒体课件或教学讲义等发至班级微信群中进行教学辅导培训和研讨。

为确保网上教学质量，学校制订了《网上教学实施方案》、《教学计划》等，召开动员部署会和直播教学培训会，建立网上教学登记、统计制度和检查督查办法，每周召开一次教学调度会和办公汇报会，及时解决师生在教学中出现和反映的问题，不断提高网上教学的水平和质量。根据网上教学的学员参与度、满意度以及学校根据对教学效果的综合评价，评选“网上教学优秀教师”和“网上教学精品课”等，并按每位教师的实际授课课时发放授课费，充分调动教师网上教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据统计，2020年，学校开设166个手机微信课堂，授课2640个课时，1400多小时，参学学员每周6000多人次，累计约95000人次；网上直播课开办24个班（队），授课374个课时，366小时，参学学员每周4200多人次，累计约59000人次；有效实现“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目标，受到老年学员的赞誉。

我的精神乐园

裴琼

光荫荏苒，转眼间，我进入老年大学已是第九个年头，我圆了“大学梦”，在这里弥补了年轻时苦于忙工作，喜欢的想学的知识没时间学的遗憾。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新同学，结识了好多新朋友。

六安老年大学是党委、政府为老年朋友搭建的一个求知、求乐、求健、求为的平台，也是老人不可或缺的精神乐园。六安老年大学已经走过三十三个春秋冬夏。由开始几十名学员发展到今天五千多人，占地面积扩大了好几倍。栉风沐雨，艰苦创业，春华秋实。从建校开始到今天的巨变，与一届届校领导及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分不开的，也离不开无数名老师的奉献和支持，当然还有班长和学员们的共同努力。

在学校里我学到自己想学的课程，充实了我的精神生活。我由衷的自豪和满足。几年来，所见所感，点点滴滴，一枝一叶总关情。回想九年前从单位回到家里，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今后如何打发每一天？思来想去，调整一下心态、改变一下环境，决定上老年大学。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在与同学们的交往中我忘却了自己是一个慢性风湿病、免疫功能极差的人。有人说“人生就是一次长途旅行，不管何时到达终点，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老年大学风景这边独好。

听：有悦耳动听的大别山民歌及黄梅戏选段；琴笛、二胡、葫芦丝、扣人心弦；古筝、电子琴、声声悦耳；有求健者的乒乓声和电脑求知者噼噼啪啪音。看：那边走来的是优雅端庄的旗袍女、时装模特秀；这边一群群中老年女性魔鬼般的身材，是柔美的瑜珈打造了她们；那里有时尚潇洒的双人舞和国标华尔兹、探戈、狐步，真的很浪漫、很美丽。

哦！这边橱窗里有吸人眼球的行草书法、大气磅礴的壮观山水国画，和栩栩如生的花鸟虫鱼；有大自然的美好瞬间被老年摄影爱好者浓缩定格在这里。教室里聆听着“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杨老师似小桥流水的唐诗解析，真是艺术上的享受。这里有一百多门课供老年朋友选择，老年大学是艺术的大殿堂。我要在这里驻足长留，享受美好愉悦的每一天。

看着同学们穿着整洁得体的服装，背着上学包迎着朝阳，满脸菊花瓣式的笑容和幸福感，我心中好美。我想说：各位老同学，让我们共同努力，在学校尽情欢乐、学好自己想学的，做个守纪律的好学生，在这所“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情”的大学里，和谐相处，互相帮助，互通信息，常走动走动。身心会更健康，面容更年轻。老人们是以从容、淡定而美丽。学校和学生之间，不是一杯清茶，越冲越淡，而是一坛美酒，越陈越香。我要在老年大学里享受前所未有的快乐，享受人生别样的精彩。

老年大学和普通的学校可不一样，没有打闹声，只有说笑声。这里是群英荟萃的地方，是激情燃烧的特区，是填补知识空白的课堂，是老年朋友吐露心声的精神乐园。在这里，我体会到朝霞和夕阳是同一个太阳，但夕阳的余晖像五月的榴花一样火红而夺目。

心声

我衷心祝愿我们的老年大学，不忘初心，不负老人的希望和托付，乘着中国老年教育创新发展的强劲东风，扩大发展，开办更多适合老年人的课程，为皖西谱写“卓越”华章，共同实现“中国梦”想。老年大学，我爱你！

天堂寨往事

——前畈公社的“医疗记忆”

蔡郁

洪传伟 摄

在大别山腹地鄂皖交界处，有一片美丽的原始森林，而且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天堂寨。这里群山连绵，沟壑纵横，山清水秀，现在已是国家5A级旅游景点。然而在50年前，不通公路，交通闭塞。生活在那里的百姓很多人终生没有出过大山，也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1969年3月，为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安徽医学院附院除1/5的人员去安徽省立医院工作，其他4/5的人员都下放到农村，号称“五四”干部。金寨县分配去了100多位医务工作者，其中6家医护人员带着全家老小和全部家当下放到最为偏僻的天堂寨，为这里的人民送医送药，受到山区人民的爱戴，称他们是“神仙”。

50年前，天堂寨叫前畈公社，它是前畈公社、后畈公社和渔潭公社合并而成的一个大公社，行政机构设在后畈的一个祠堂里，隶属金寨县燕子河区。所谓“畈”就是“山里的平地”，这里资源丰富，茶稻飘香，但贫穷落后。地处闭塞的大山腹地，当地人受教育程度极低，文教卫生工作落后，只建有一所小学。前畈公社医院设在后畈大队的一个山头上，所谓的医院也就是一个四合院，几间破旧的房子是医务人员住房，一间中西药房和一间治疗室，治疗室里就是几张凳子和一张桌子，可谓一无所有。药品都是从几十里山外靠人挑进来，1个月进一次货。这里的唯一优势是有电灯。因为山里水资源丰富，公社有自己的小水电站，晚上供电到10点钟。当地生活非常艰苦，公社没有集市，一年里很少吃到新鲜肉，老百姓偶尔杀猪，你得会刀下抢肉。鱼虾是不见身影的，鸡蛋和豆腐倒很便宜，5分钱可以买1个鸡蛋或1块豆腐，这就成了下放人员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即便这样，老乡们家里只有来客人、办喜事，才有豆腐和鸡蛋吃。医院里的年轻医生还想了个办法，春天到田里摸田螺来补充蛋白质，一次摸一大篮子，大家分享。新鲜蔬菜品种也很少，冬天没有蔬菜，基本上就是吃腌菜。住的是瓦房，也挺高，但地是泥地。窗户是用竹子编的竹排做窗门，白天用竹棍撑开，晚上放下来；到了冬天，用塑料布在外面封上防寒，下雨天经常漏雨，吃水要每天到山下的水井里挑。洗衣服要走到山下的大河，河水清澈，到了冬天，寒冷刺骨，洗完后手就冻僵了。

就是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和艰苦条件下，这些医护人员用他们精湛的医术，竭尽所能地为生活在这里的人民解除病痛，同时培养了当地的医务人员，和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蔡天沛、戴葆源夫妇，干自强、戴秀萍夫妇分配在公社医院，其他4户分在3个大队卫生所。进山的路很难，有两条，一条从金寨县城梅山走，一半路可以开车，一半路要靠自己翻山，耗时3天；另一条路从湖北英山罗田走，2/3路有车，1/3路翻山，耗时两天。他们选择了后者。车把他们送到两省交界的山脚下，行李扔在路边由老乡来抬，自己就跟着接他们的公社干部翻山，从早上一直走到下午才到达前畈。随第一批到达的干医生夫妇这时才知道公社医院并不在前畈，他们第二天还得走十几里山路去后畈，当晚就在王墩大队卫生所的地上铺上稻草和床单，合衣睡了一夜，第二天赶去公社医院。第二批出发的蔡医生夫妇也从湖北进山，但这次是先期到达的干医生接他们，直接从湖北进入后畈，省了一天时间。

山里最常见、最紧急的就是产科疾病。蔡医生夫妇到达公社医院行李还没有安排好，就有人叫出诊，说是产妇胎盘滞留。妇产科出身的戴葆源医生二话没说拿起出诊箱在当地医生的陪同下，跟着病人家属去出诊。家属带着他们披荆斩棘一路爬山，不走正规山道。到了家门口，突然开了一枪，把戴葆源吓一跳，一个城里来的女医生哪见过这阵势，这时病人家属连忙解释：驱邪，用的是猎枪。进了家门，只见一位妇女站在灶台边为全家人做饭，裤裆里露出一根筷子上系着脐带。戴葆源大吃一惊，赶忙让产妇躺到床上去，检查后发现是尿潴留，立刻插管排尿，尿排空了胎盘娩出，她又嘱咐产妇好好休息，不要忙着下地干活。返回时病人家属送他们走正规山道，戴医生问他，你刚才带我们来的时候不是走这条路的吧？当地医生说这是为了避开他人。

当地人说的都是湖北话，刚到那里的人听不懂，后来他们慢慢学会听懂，也能说上几句。看病、出诊不分白天黑夜，大病小病随叫随到。出诊时，他们都会问清家属“么事如的”（怎么不好）？这样便于准备携带药品。戴葆源、戴秀萍医生两人经常一起去出诊，当地人以为她们是姐妹俩，称戴秀萍小戴医生、戴葆源为老戴医生加以区别。小戴医生是安医的麻醉科医生，见识过各种手术。所以，那时常见的急诊外伤、脓肿切开、缝合等外科小手术等都是由小戴医生处理。老戴医生有小戴医生在一起，遇到难产、刮宫等手术操作，感觉心里有底。病人一来叫出诊，她们立刻带着小的消毒锅和器械出发，到了病家消毒器械，小戴医生就做支持治疗，控制病人心率和血压正常了，老戴医生立刻操作。那个年代，在这偏僻的山乡，妇女生孩子还是请产婆，坐着生。遇到难产，那简直就是过鬼门关。后畈黄家湾有个姓黄的邮递员，他哥哥还是复员军人，妻子难产，让产婆接生，坐在火塘边生，怎么也生不下来，黄邮递员把老戴医生请去，戴医生见状让产妇躺到床上，他们不听，任凭产婆接生，胎儿出来就夭折了。老戴医生在旁边又气又急插不上手，同时也意识到宣传科学分娩的重要性。巧的是黄邮递员的妻子也怀孕了，老戴医生就让他带妻子来做产检，生产时不请产婆，老戴医生给他们接生了一个胖小子。他哥哥看了很羡慕，表示以后要请医生接生，这就教育了很多人。

在那闭塞的地方，何止是当地妇女，下放医生生孩子也是过鬼门关。1969年底，还有半个多月才到预产期的小戴医生出诊回来，羊水破了，老戴医生只能就地接生。没想到生产时胎儿头臀复合先露，遇到了难产，在那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深山老林，别说剖腹产连输液的条件都没有。小戴医生生了两天一夜，已没有了宫缩。在这危急时刻，干医生和老戴医生临危不乱，用6根银针针灸双侧至阴穴、足三里和三阴交，5分钟后宫缩就来了，很快一个漂亮的女孩以敬礼的姿势呱呱落地了，母女平安。那时候西医都学了一些中医知识，会针灸，在缺医少药的农村，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对诸如牙疼、头疼、急性扭伤、滞产等都有很好的效果。

在那里看病经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有一次，佛顶寨下老店大队一位老乡，砍柴把小手指末两节砍掉了，他用布把断指包着，径直跑到医院。那时，医院里连一根合适的缝合针和线都没有，小戴医生接诊，什么也没有多想，立刻用盐水清洗伤口和断指，仔细把断指和残指对接起来，用凡斯林纱布包裹，再用压舌板做了夹板把手指固定住，包好。12天后，拆开包扎，这个手指竟然救活了。

一次，渔潭公社领导打电话给前畈公社领导，请老戴医生去他们公社泗河大队山里接生。在年轻医生的陪同下，翻山越岭十多里，老戴医生来到产妇家，这是个48岁的高龄产妇，难产，无宫缩。老戴医生检查后，在产妇的架子床上系了一根绳，让产妇拉着助产，然后在产妇脚上扎至阴等穴位，宫缩就产生了，生下来一个脱皮死婴。两个医生一看这是梅毒造成的，马上给产妇注射青霉素。处理完病人已经很晚了，当晚无法返回。产妇家很贫困，一家5口人就一床被子，两位医生就在产妇家火塘边和她的3个儿子坐了一夜。第二天，老戴医生到大队的代销点给产妇买了红糖和草纸交给产妇丈夫，又去泗河大队卫生所，向赤脚医生交代了后续治疗，要他们去买药，治疗梅毒。梅毒是国民党土匪给山区人民留下的罪恶病源。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派医生去山区消灭了梅毒，但由于农户居住分散，还有遗漏的。

1969春夏交替时，青黄不接，老百姓自己口粮都不够吃，外面来的知青小伙们更没粮食吃。有个淮南知青饿了两天没吃东西，就掰了地里的玉米，挖了红薯，生的就啃，还吃了一碗南瓜，结果肚子胀得不能动，刚开始来医院拿了些助消化的药，可到下午不行了，就来请蔡医生。蔡医生赶到知青点，仔细问诊体检，发现他是急性胃扩张，必须马上手术。不巧的是僧塔寺的医生去武汉出差了。怎么办？他们决定就地抢救，紧急请安医下放在本区其他公社的吴又和李祖蔚两位外科医生出诊，并立刻向公社领导汇报，通知水电站供电。手术决定在王墩大队卫生所进行，那里原来是合并大公社前的前畈医院，条件也很差，但是有一张手术床，而且王墩位于长岭和后畈之间，可缩短吴又医生的路程。安医附院医务人员当年下放到金寨县时，附院为每个公社医院都配备了高压消毒锅和整套的器械和帐篷。由于没有手术条件，所以一直没有拿出来用，这次用上了。4位医生去王墩前把手术需要的器械消毒打包。干医生、小戴医生把孩子交给老戴医生妈妈照看，小戴医生自己还怀有身孕，跟大家带着器械消毒包一起走了十几里山路连夜赶往王墩。

此时，病人已经重度休克。没有大型输液制剂，小戴医生只能维持着病人的生命，他们和王墩大队卫生所的安医下放医生吴毅文、姚馥兰夫妇，年轻医生邬遵应轮流看护了一夜，焦急地等待着医生的到来。第二天，吴又医生首先赶到，病人的情况已等不及李祖蔚医生，必须马上手术，身为骨科医生的吴毅文医生做助手。没有做全麻的麻醉剂，小戴医生就打了硬膜外麻醉；没有手术护士，老戴医生做手术护士，传递手术器械；没有无影灯，他们专门去供销社买了一个100瓦的灯泡，年轻医生们站在外围的桌子上高举最大的手电筒对着术野。手术就这么开始了。他们从病人胃里挖出了一木盆的食物，有玉米、生红薯和南瓜，然后用自配的盐水冲洗胃。历时40分钟，手术做得很成功。当李祖蔚医生带着一身露水赶到时，手术已经接近尾声。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在医生们的通力协作下，挽救了一个年轻的鲜活的生命，后来这个年轻人成为淮南煤矿勘测队队员。

他们热情为山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精湛医术获得老百姓深深的信任，以至于淳朴的百姓连他们的孩子都深信不疑。干医生和小戴医生的儿子干磊进山时才7岁，刚上小学。大山里生活枯燥，大人出诊时就带着小孩，一方面有个伴，另一方面也让他玩玩。当地老乡有一待客的规矩，每次医生出诊去老乡家，他们就会炒瓜子、花生招待，而且必须拿，不拿就是看不起他们。小孩很高兴跟大人出诊，遇到好的还可以有鸡蛋吃。干磊常陪大人出诊，尤其是陪老戴医生。慢慢地，在陪大人看病的过程中，他也知道了一、二。一天上学的路上遇到两个来看病的老乡，他们一眼就认出了干磊。干磊问他们么事如的啊？病人就跟他描述了一番自己的情况，他说这好办，我给你们开个方子，你们去拿药好了。病人当真了，拿着他开的处方来医院拿药。医院的药剂师老吕一看，这是什么，不给药。病人说是干医生家相公（山里人对别人家男孩的尊称）开的，老吕就在院子里叫干医生，大家都跑出来看，全院的人都笑弯了腰。只见纸上写着：土每数，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干医生赶紧给病人看病，开药，并告诉他：细伢子，你不要相信他。病人说：你的“相公”也是医生，一定不差的。不过干磊长大后确实当了医生，几十年后，山里的玩伴到安医看病，无意中看到干磊的名字，还去找了他，两人见面唏嘘不已。

随着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1971年开始他们陆续被调回，直到1973年初大部分人员调回，山里都还没有通公路。但是在公社领导的关怀下，公社新建了医院，建起了手术室、X光透视室、化验室和病房。公社开办了红医班，招收知青和当地有文化的年轻人学习医学知识，培养赤脚医生，蔡医生暑假还回来给红医班学生上课。安医也打破常规接受公社医院的年轻医生到安医学习进修外科、麻醉科、放射科和检验科；外出读医学院的学生也返回家乡服务；老戴医生在那里还培养了手术室护士。到下放医生全部离开时，医院已可以开展手术，处理各种疾病，如被大树砸得脾破裂的伐木工，送到医院就能马上手术；可以为出生24天肠套叠的婴儿手术，且诊断明确。医院的医疗技术和医疗环境大为改观。这些医生后来都成了区、县一级医院的中坚力量。